

一部极具政治智慧的长篇小说

对手

5

圆通是做人智慧的最高境界

对手是敌手，对手是搭档
既斗争，也妥协，留余地，讲圆通
同心同德才是做人智慧的结晶

姜远方 ◎ 著

对手⁵

圆通是做人智慧的最高境界

姜远方 ◎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对手.5 / 姜远方著. -- 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,
2017.1

ISBN 978-7-5568-2357-4

I. ①对… II. ①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00196 号

对手.5

姜远方 著

责任编辑 张秋林 张 宇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22

字 数 33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68-2357-4

定 价 40.00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7—7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目 录

第一章 投资收购一波三折，国企改革任重道远 / 1

重组协议签订后，却一直不见利得集团行动。原来，利得集团本想将高科技引进海川重机，从而占领市场，可是忽然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同类的高科技仿冒产品，在法制不健全的市场中，利得集团进退两难，即使打官司，也是遥遥无期，真是好事多磨。

第二章 顺藤摸瓜政坛大地震，针锋相对党政都有理 / 49

海川企业家伍弈被人杀害，蛛丝马迹中竟牵连到市委副书记秦屯。是否对秦屯采取措施，市委书记张林和市长金达产生了分歧。张林认为如果追查下去牵涉干部太多，会引起海川政坛地震，金达则是严查派，认为案件无论牵涉到谁，都应当一查到底，何况是一件命案。一个是维稳派，一个是严查派，两人第一次产生了根本性的分歧。

第三章 为政绩跑断脚后跟，心焦急上下乱折腾 / 86

金达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打算在海川建设一个海产品深加工保税区，不料国家对保税区的审批控制很严，由于邻市已有了一个保税区，海川市很难得到批准。但金达为政绩心切，知难而上，四处活动，跑遍了相关部委，被连连泼冷水。金达心里焦急，迁怒驻京办没把工作做到位，批评傅华是躺在功劳簿上不思进取。

第四章 欺上瞒下中间有猫腻，横冲直撞红灯也敢闯 / 125

第二届海平区投资洽谈会上，副市长穆广为海平区向东镇介绍了最大的投资客商云龙公司。但问题接踵而至，农民们发现，镇政府采取欺骗手法，用很低的价格就把他们的土地拿走了，而且开发商也有猫腻，本来的项目是大型度假村，他们却偷偷建造高尔夫球场，村民们为此愤愤不平。

第五章 狼狈为奸都是障眼法，沆瀣一气利益共同体 / 165

申报建立保税区确实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，金达为了海川的经济发展，为了GDP成绩单，也算是豁出老命拼了。傅华并不了解金达的心情，不能急领导之所急，反而不合时宜地向金达汇报云龙公司投资建造高尔夫球场的事情，希望他出面阻止，不料想反而遭到了金达的一顿批评。

第六章 好事多磨重组被搁置，欲速不达令人费猜疑 / 202

海川重机的重组方案终于确定，却遇到麻烦，卡在了证监会审批环节。顶峰证券老总潘涛远在深圳，证券公司的贾昊又借口在外调研，两人都采取回避态度，令傅华越发感到困惑。通过多方打听终于弄清楚原来是有人举报贾昊，说贾昊与多家证券公司老总勾结，在公司上市重组中有不正当行为，证券部门正对他展开调查。

第七章 东窗事发潘涛寻短见，清者自清傅华有担当 / 246

潘涛一天深夜里突然给傅华打了一通电话，东拉西扯，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。傅华正在纳闷，过了几天，警方赶来调查，傅华这才知道那天潘涛与自己通完电话后便自杀身亡了。面对警方的调查，傅华觉得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没有干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，清者自清浊者自浊，心中十分坦然。

第八章 烽火硝烟重组路漫漫，从头再来收拾旧河山 / 266

贾昊终于现身了，傅华总算舒了一口气。贾昊利用证券公司的重要位置与顶峰证券潘涛相勾结，在很多上市公司的证券业务上做了手脚，从中牟取暴利。因为关键人物潘涛突然自杀，导致有关部门的调查无法进行下去，从而让他躲过一劫。贾昊告诉傅华，海川重机重组审批已经启动，不过何时能够通过审批，却是未知数。

第九章 大投资踏破铁鞋无觅处，花烂漫得来全不费工夫 / 300

台湾冯氏集团要投资一百亿建厂，傅华被这个巨大的数字深深吸引了。冯氏集团是一家在国际上都是数得着的公司，主要从事石油化工生产，因为近年来岛内政治生态恶化，经济不振，急于转战内地建厂。傅华觉得这个项目来得真是时候，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它将给急于建功立业的金达带来十分靓丽的业绩。

第一章 投资收购一波三折， 国企改革任重道远

重组协议签订后，却一直不见利得集团行动。原来，利得集团本想将高科技引进海川重机，从而占领市场，可是忽然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同类的高科技仿冒产品，在法制不健全的市场中，利得集团进退两难，即使打官司，也是遥遥无期，真是好事多磨。

海川，郑胜气哼哼地找到了秦屯的办公室，嚷嚷道：“秦书记，你最好给我一个适当的解释，这一次本来是一个大好的机会，可以将金达赶出海川，为什么你要做缩头乌龟，让金达风风光光成了市长？”

秦屯没好气地瞪了郑胜一眼，说：“嚷嚷什么，还嫌我不够烦啊？”

选举虽然是尘埃落定，秦屯知道事情并未到此结束，省委对这一次的横生枝节究竟会做如何处置，现在谁也心中无底，虽然陶文暗示过只要金达顺利当选，就谁也不追究，可是郭奎会不会也这么认为，秦屯可能一点把握没有，现在秦屯担心事态的后续发展。

郑胜说：“怎么了，事情不是结束了吗？你再烦也改变不了结果。”

秦屯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事情远没有结束，省里肯定会对另推候选人的行为作出反应的。”

郑胜说：“真不知道你在怕什么，到现在为止，并没有任何人调查过任何事，而且我相信如果真要调查，也是调查不出什么来的，他们没有证据，又能拿你怎么样？”

秦屯说：“你知道什么？我当时为什么急于找你让你撤回对李涛的支持，就是陶文当着我的面说的，如果这一次选举不能顺利结束，那省里就会调整海川市的领导班子，他到时候如果把我调到人大或者政协之类的部门，是不是你就高兴了？”

郑胜说：“就算他这么说过，他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，他该满意了，还想怎么样啊？”

秦屯说：“上意难测啊，谁知道省委会怎么处置这件事情啊？反正我觉得这件事情绝对不会风平浪静地就这样过去。”

郑胜说：“那你要担心到什么时候啊？省里如果一直不处分你，你是不是要担心一辈子啊？”

秦屯说：“那倒不用，这里有一个风向标，我在等着看省里这一次如何对待李涛，相信省里如果真的对我想有什么动作，肯定会跟李涛一起处理的。”

郑胜说：“你是说省里会处理李涛？”

秦屯说：“李涛在这件事情不管立场如何，他跟金达的关系都会复杂起来，郭奎和陶文这么精明的人不会想不到这一点，他们必然会有所处置。”

郑胜说：“不管怎么处置，也是难以撼动金达的。”

秦屯说：“好啦，我现在自保都很难，哪里还去管撼动金达。”

郑胜看秦屯心情不佳，再聊下去可能更加无趣，便说：“看你今天心情不好，我走了。”

秦屯没好气地说：“走吧，走吧。”

另外一边，在金达的办公室，李涛汇报完工作之后，笑了笑说：“金市长，我觉得选举的事情需要跟你解释一下。”

李涛是一个比较忠厚的人，他害怕金达对他会有什么意见，因此选在这个时候好好做一番解释。

金达大体上能猜得到李涛现在的想法，笑了笑，说：“老李啊，大家是公平竞争，我不介意的，你也别放在心上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就让它过

去吧。”

李涛听金达还是把他参选定位为竞争，心里就有些紧张，他担心的就是这一点，这是一场他本无意参与的战局，他也无意去挑战金达的位置，但现在在外人的眼中却是他在跟金达竞争，甚至金达自己也这么认为。

李涛笑了笑，说：“我还是要解释一下的，我根本就没想到要参与竞选，被推荐成候选人之后，我马上就找了张林书记和陶文副书记，提出不接受提名，可是张林书记和陶文副书记经过思考之后，都觉得退选可能反而会对金市长的选举不利，所以我才没退选的。”

金达愣了一下，他倒还真的没想过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。

李涛看金达愣在那里，以为对方不相信自己，赶忙说：“金市长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可以去问张林书记，我确实实没想到要跟你去竞争。”

金达反应了过来，笑笑说：“老李，我们共事的时间已经不短了，你是什么人我还是了解的，你是一个好同志，我相信你。我是不了解情况，这么说来，我还应该谢谢你呢。”

李涛笑了笑，说：“谢就不用了，只要金市长不误会我就好。”

金达笑笑说：“我相信你，应该谢谢你对我的大力支持，现在我成了海川市的市长了，还需要你更加支持啊。”

李涛松了口气，笑着说：“是我在金市长的领导下工作，请放心，我一定会配合好您的工作的。”

李涛说完就要告辞离开，金达顿了一下，他本来没有送李涛到门口的意思，可是又有些想要让李涛放心的意思，就站了起来，将李涛送出了办公室，最后还用力跟李涛握了握手，拍了拍李涛的肩膀，示意亲切。

有心人看到了这一场景，海川政坛上便开始说金达是在刻意表演团结的戏码，反正他已经胜利了，所以就可以表现得大度一点。另外有些人就开始为李涛抱屈，说李涛都已经是海川市政府的老领导了，现在被金达这个后生晚辈又拍肩膀又干什么的，羞辱到了一个不堪的地步，这都是因为李涛争市长的结果。

这些八卦越传越凶，传到最后好像金达和李涛已经水火不相容了，双方当事人心中本来根本就没这些想法，可是慢慢各自耳朵里也听到了一些

风声，虽然并没有因此而反目，可是相处就有些不自在了起来。

金达被郭奎叫到了省里，郭奎看了看金达，笑了笑说：“秀才啊，选市长这一仗你打得挺漂亮啊。”

金达笑笑说：“这主要是因为陶文副书记和张林书记的大力协助，才会这么顺利。”

金达此刻还不知道他能赢，实际上是陶文釜底抽薪，阻止了秦屯的小动作的结果，他觉得虽然李涛并没有积极竞选，可总是参选了，他能赢过李涛那么多，实在是可以自傲的。因此他嘴里好像很谦虚，神态上却更像只是在说几句客套话而已。

这一切都没逃过郭奎的眼睛，他心里暗自好笑，这个秀才啊，刚刚有点成绩就像翘尾巴了，也许你还不知道，成为了市长，只不过是一个开头，日后你要面临的困难可能要比这一次的难上百倍。再说这一次你能顺利过关，也不是你自己的功劳，没有老谋深算的陶文在背后，还不知道要输得怎么惨呢。

郭奎本来想表扬一下金达，给他点自信，没想到这个爱将倒是自信爆棚，反而让郭奎觉得应该敲打敲打他了。

郭奎笑了笑，说：“秀才啊，你对李涛同志被推荐成为市长候选人这件事情是怎么想的？”

金达觉得这是郭奎在考验自己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，便笑了笑说：“我认为是一些不很熟悉我的代表们对我的不信任，不过大对数的代表们还是认同我的，所以我最后还是高票当选了。”

郭奎脸上的笑意更浓了，说：“那你觉得今后你要如何跟李涛同志共事？”

金达笑了笑说：“我觉得没什么不同啊，李涛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同志，我还是代市长的时候，我们的配合就很好，这种关系持续下去就是了。”

郭奎笑了笑说：“那你觉得你们的关系不受这一次竞争市长的影响吗？”

金达笑了笑，说：“竞选过后，李涛同志专门找我谈了，说被推荐出来不是他的本意，我当时也跟李涛同志讲了，我并不介意他跟我的竞选，

让他别放在心上，我们还要像以往那样，继续搞好海川的经济工作。”

郭奎笑笑说：“李涛同志果然比你老成。”

郭奎这句话是在夸奖李涛，而不是夸奖自己，这让金达有点兴奋的心情多少平静了些，他感觉到郭奎今天并不是为了表扬他的。

金达看了看郭奎，试探着问：“您认为李涛同志在这件事情上做得比我好？”

郭奎笑了笑，说：“你自己觉得呢，秀才？”

金达还真没有认真去考虑过这个问题，现在想一想，似乎李涛先找他解释首先就占据了主动，自己就成了被动接受的一个人了，从这个角度上看，李涛是比自己做得好。

金达说：“我还真没当回事，不过现在想一想，李涛同志真的比我做得好。”

郭奎摇了摇头，说：“秀才啊，你还是没有完全进入角色啊。你已经当选市长了，就应该从一个市长的高度去考虑问题。你就没想到，你刚跟你最主要的副手博弈过一场，他的心中会不会有什么芥蒂啊？你要想人家跟你合作搞好海川市的经济，你作为一个市长，就不考虑做出姿态抹平你们之间的裂痕吗？李涛同志为什么主动跟你解释？他不就是考虑过这些，认为这些可能给你们造成矛盾，不利于以后的共事吗？你呀，叫我说你什么好呢？”

金达本来还觉得自己因为选举，已经有了在郭奎面前自傲的资本了，没想到几句话之间就被郭奎打回了原形。

金达低下了头，说：“我可能没想那么复杂吧？”

郭奎说：“没想那么复杂？你是市长啊，这种问题怎么能不想得复杂一点？”

金达不说话了，郭奎却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他说：“你是不是觉得这一次自己是公平竞争赢了李涛同志？”

金达这个时候已经不敢自以为是了，说：“主要还是组织上的大力支持，没有组织上的支持，我是没有这种能力的。”

郭奎说：“总算你还有一点自知之明，知道这一切都离不开组织上的

支持。不过你刚才说那这样的话不觉得幼稚吗？这种场面话在会议上讲讲可以，在我面前还是算了吧。看来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还没对选举中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啊，秀才，你掌控全局的能力还真是很差啊。”

金达看了看郭奎，说：“郭书记，我也知道是有人在里面搞鬼，可是我也没什么证据，所以在您面前就不敢乱说。”

郭奎笑了，说：“是吗？那你说说看，你觉得这件事情是谁在里面搞鬼？”

金达说：“能玩出另行推荐候选人这一招的，应该是熟悉选举程序的人，我觉得市委副书记秦屯很可疑，正好前段时间有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因为土地纠纷，被我严厉处分了一下，这个开发商跟秦屯的关系很好，据说他想要解套的方案也是秦屯帮他运作的。”

郭奎笑笑，说：“秀才，看来你也不是很笨嘛。”

金达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郭书记，跟您说句实话，很多事情我还真是搞不明白。就像我说秦屯的事情，其实我也不敢确信，到后来我当选了的时候，我感觉秦屯似乎真心为我高兴，我又怀疑是不是看错了他。”

郭奎笑了笑，说：“这一点你倒没看错他，他真心高兴是另有原因的，陶文副书记事先知道了是秦屯在背后搞鬼，因此在选举前告诫过他，说如果你这一次不能当选，他是第一个要受处分的人。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他为你高兴了吧？”

金达愣了一下，说：“原来是这样啊。”

郭奎说：“你现在还觉得是代表们大多数都赞同你吗？”

金达摸了摸脑袋，不好意思地笑着说：“全仗陶副书记釜底抽薪，我才有机会当这个市长。”

郭奎说：“秀才啊，你现在已经不是我身边的一个参谋的角色了，你是一个治理一方的市长，手里握着一个几百万人的城市，这几百万人的命运与你息息相关，这么大的责任需要你遇事多动动脑子。一件事情不是只有是和非的，你讲求原则是不错，可是要审时度势，一件好事要做成了才会是一件好事，如果事情没做成，先就把自己搭进去了，那还是等于什么

都没有。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地产开发商的事情，你明知道对方在海川有些势力，也明知道自己要面临选举，为什么还要用那么严厉的手段去处分他？”

金达说：“我当时是觉得原则性的问题绝对不能违背。”

郭奎笑笑，说：“秀才啊，我不是让你去违背原则，而是觉得这件事情你应该处理得更好才对，原则是要坚持，但是不要急在这一时啊！就算你当时找不到好的解决方案，你也可以暂时把这个问题放下来，等拖过了选举再来处理啊？你倒好，麻利地处分了他，这样就把他逼上了非跟你对立不可的境地。这些你好好想想吧。”

金达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郭书记您批评得对，可能是我把做学问的那一套用到了官场上了，有点太迂了。”

郭奎说：“秀才啊，有一点你是要明白的，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位置，是很多利益的纠葛点，很多时候，不管我们做何种决定，总是有得利的一方，相应的就会有失去利益的一方。所以我们身处的位置是矛盾的中心，你要想在这里发展好，就要善于去解决问题，而不是被问题困住。迂一点无所谓，有些时候迂不是一个缺点，很多出了事的官员们问题就在他们太过于圆滑，太过于为自己的利益考虑，从而放弃了原则。不过在迂的同时，你也要多想想怎样才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。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，你不能只考虑一方面。”

金达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懂了，郭书记。”

郭奎看这时的金达已经没有了刚来时那种信心爆棚的感觉了，便知道自己对他的敲打已经够了，他也不想过于挫伤金达的积极性，就笑着说：“秀才啊，你是从我身边出去的人，我对你的要求会严格些。其实呢，陶文同志对你这一次在选举中的表现还是很赞许的，他觉得你的能力和魄力都很不错，只是政治技巧稍显稚嫩，不过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这是需要在现实中磨练才会有的东西，别看我和陶文同志处理器棘手问题来得得心应手，那是我们这么多年的仕途历练才有的。所以嘛，我对你还算满意。”

郭奎总算对自己有了些认同了，金达心里轻松了下来，不过他也不敢再像刚才那么得意了，就笑了笑说：“谢谢郭书记，今天听您这一番教导，

我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。以前我听人说过一句话，说读万卷书，不如行万里路；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；阅人无数不如高人指点。当时我还不没觉得这句话怎么样，今天听了您这番话，我才真正明白，这句话还真是有道理啊。”

郭奎笑笑，说：“秀才啊，学会拍马屁了？”

金达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是真的这么认为的，说起来我读过的书虽然没有破万，也是很多了，但有些道理还真是需要您这样的高人在一旁指点才明白。”

郭奎笑了笑，说：“算你小子会说话，其实我这些经验也是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才悟出来的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一下，省委打算让李涛同志动一下了。”

金达说：“为什么啊？我现在跟他相处还不错啊！”

郭奎笑了笑，说：“你不要以为我这个省委书记什么情况都不了解，你送李涛出门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都在海川政坛上传得沸沸扬扬的，这种情况对你们搭班子很不利。”

金达说：“那只是人们的议论，我和李涛同志都很尊重对方的。”

郭奎说：“你又犯简单化的毛病了，无风不起浪，常务副市长对于市长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個助手，我可不想因为你们之间影响了海川市的工作。不过，你也不要为李涛同志担心，省委是要重用他，打算让他出任东海省交通厅的厅长。”

金达知道交通厅相对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，李涛如果出任厅长，级别上也是上升了一格，这是人家的进步，所以他没有理由再阻止什么，便说：“我服从省里的安排。”

郭奎看了看金达，他还是觉得这个秀才稚嫩了些，看来这一次为海川选拔常务副市长应该选择一个老成持重的人，多扶持一下金达，他才会发展得顺利些。

省委公布了对李涛新的任命，李涛出任了东海省交通厅厅长，这是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任命，原本很多人会以为，省里就算动李涛，也会是贬而不会是升，更不会交通厅这么重要的位置。再说李涛年纪已经快过线

了，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提升了。人们对此就有了很多的猜测，很多人都觉得这背后肯定有某种交易存在，比方说李涛放弃跟金达争市长位置，而省里就用交通厅长的位置来安慰他。不过很多人也觉得李涛很适合省交通厅的厅长这个位置，李涛为人忠厚，做事谨慎，正是最近接连出事的交通厅最合适的领导。

李涛成了交通厅的厅长，让秦屯的心彻底放了下来，李涛升迁，说明省里不会为了海川市的选举处罚什么官员了。心放下来之后，秦屯心中竟然有些酸溜溜的感觉，他想得到一个正厅的位置很久了，可是费尽心机都得不到。没想到李涛竟然这么轻易就得到了，还是省交通厅这么重要的位置。

李涛对得到这个位置也是十分意外，他早已经没有了升迁的想法了，按照某种惯例，他现在的年纪已经过了可以提拔的阶段了，他准备接受在副市长位置上退休或者到了某个年纪之后，升为正厅级的政协副主席之类的位置再退休。没想到自己因为偶然被利用了一下，竟然因祸得福成为了正厅长，他心中未免觉得好笑，这世界有些时候还真是奇妙，自己还可以争取的时候，怎么努力都得不到，现在基本上无欲无求了，竟然从天上掉了一个正厅长。

李涛也对能离开海川市常务副市长的位置感到高兴，他多少也了解了一些海川政坛上的八卦，虽然他也知道不是事实，可是不得不再跟金达相处的时候更加谨慎一些，生怕某些事情处理不好，触怒了金达。时间一长，李涛也感觉心里很累，很想脱离这个尴尬的位置。

海川市领导班子盛情欢送李涛上任，省交通厅对于海川市是很重要的一个部门，市里很多交通方面的事务还是需要交通厅的支持的。再说李涛在海川市人缘本来就很好，就连秦屯这样的人跟他相处都很好，他又是高升，人们对他自然是很热情。

欢送走了李涛之后，海川又迎来了一位新的副市长，名叫穆广，四十多岁，来自东海省一个与海川相邻的地级市，原来是那里的县委书记。穆广在做县委书记的时候，将那个县的GDP大大提升了一个台阶，东海省还专门组织写作班子总结过他的经验，因此穆广算是一个很有能力的领导干

部，省委经过慎重考虑，决定由他出任海川市市委常委、副市长，接替李涛离开留下来的空缺。

不经意间，海川市的领导格局有了很大的变化。

金达对新到任的穆广印象很模糊，说不上好，也说不上不好，穆广戴着一副厚重的黑框眼镜，金达无法从他的眼镜看透过去，也就无法真正看到他的内心。

金达只是知道穆广态度显得很谦卑，跟他说话都是脸上带着笑容的，金达做市长的时间虽然不长，可是已经知道作为一个一把手很多时候是不能谦卑的，也许在征求意见的时候可以谦卑，但做决定的时候，就需要那种果敢的决断性，否则很多事情是做不好的。

从穆广的资历来看，他曾经是一个很好的县委书记，把一个县治理得很好，显然他曾经是一个很有决断性很有能力的人，这样的一个人肯定不是谦卑的。

虽然金达知道穆广的这份谦卑是装出来的，但他心中并没有十分在意，他现在已经知道政坛实际上是一个舞台，而一个好的演员是应该演好自己的角色。以前穆广是一把手，他就应该展现他的决断能力，而现在他的角色变了，他成了自己的副手，表现一下谦卑也是应该的。

金达对穆广能够适时调整心态感到很高兴，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跟聪明人合作，能够省去很多的麻烦。而且就目前了解到的情况而言，穆广也确实是一个能人，金达不是容不得手下有能力的人，他希望自己的手下越有能力越好，这样就很容易出成绩，出了成绩，最受益的还是他这个领导者。

因此总的来说，金达对穆广的到来还是持欢迎的态度。

下车伊始，穆广并没有像一般到任的官员那样，先各个部门跑一遍，熟悉熟悉情况，而是把第一站放到了北京。

傅华接到了政府办公室的通知，说新来的副市长穆广要到北京来，让他做好接待工作。傅华赶忙开始布置接待穆广的工作，对穆广的到来，他是十分重视的。虽然由于驻京办工作的性质，傅华常常可以直接跟市长联系，可是驻京办实际的分管领导是常务副市长，直接的分管领导，又是新

到海川上任的，傅华可不敢有丝毫大意。

穆广并没有选择坐飞机到北京来，而是带了车过来。傅华接到穆广的秘书刘根的电话，便赶忙迎了出来。开到海川大厦门前的是两辆轿车，一辆奥迪、一辆奔驰。傅华认识那辆奥迪，原本是李涛的用车，李涛走了，自然会成为继任者穆广的用车，就赶忙往奥迪车迎过去。不料车门打开，下来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，笑着说：“是傅主任吧，我是穆副市长的秘书刘根，穆副市长在奔驰车上呢。”

刘根是穆广从县委书记任上带到海川的，因此傅华并不认识。

傅华赶忙走到了奔驰车旁，这时奔驰车门打开，一个四十多岁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男子走了下来，傅华在海川政府网站上看过穆广的照片，大致也认得他的模样，便知道此人就是穆广了。

傅华赶忙迎了上去，笑着说：“您好，穆副市长，我是海川驻京办的主任傅华，欢迎您到驻京办来。”

穆广上下打量了一下傅华，笑着握了握手，说：“你好傅主任，我很早就知道海川驻京办有一个能干的主任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错啊。”

傅华笑了笑，说：“穆副市长夸奖了。”

穆广又抬头看了看海川大厦，点头称赞说：“气派啊，傅主任能够在北京建起这样一座大厦，不容易啊。”

傅华笑了笑说：“这不是我们驻京办一家建起来的，是三家合营的。”

穆广笑笑说：“那也不错啊，多少驻京办还在租房办公呢。来，我给你介绍，这位是东海云龙公司的钱总，这次他也要到北京来办事，我就和他一起过来了。”

穆广介绍的钱总，是刚从奔驰车上下来的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，个子不高，衣着华贵，笑咪咪的，很平和的一个人。

钱总跟傅华握了握手，说：“幸会啊，傅主任。”

傅华倒没想到穆广到北京来竟然会带商人同行，这可是有点傍大款的味道，不过这也不是他能够去置评的，便笑了笑，说：“幸会，欢迎钱总到北京来。”

穆广笑着说：“这次幸好能有钱总同行，他的奔驰车果然坐着很